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特罗洛普自传

5156

〔英〕安·特罗洛普著 张禹九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特罗洛普自传

〔英〕安·特罗洛普 著

张禹九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 AUTOBIOGRAPHY

By Anthony Trollope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译出

特罗洛普自传

(英) 特罗洛普 著

张禹九 译

责任编辑: 刘跃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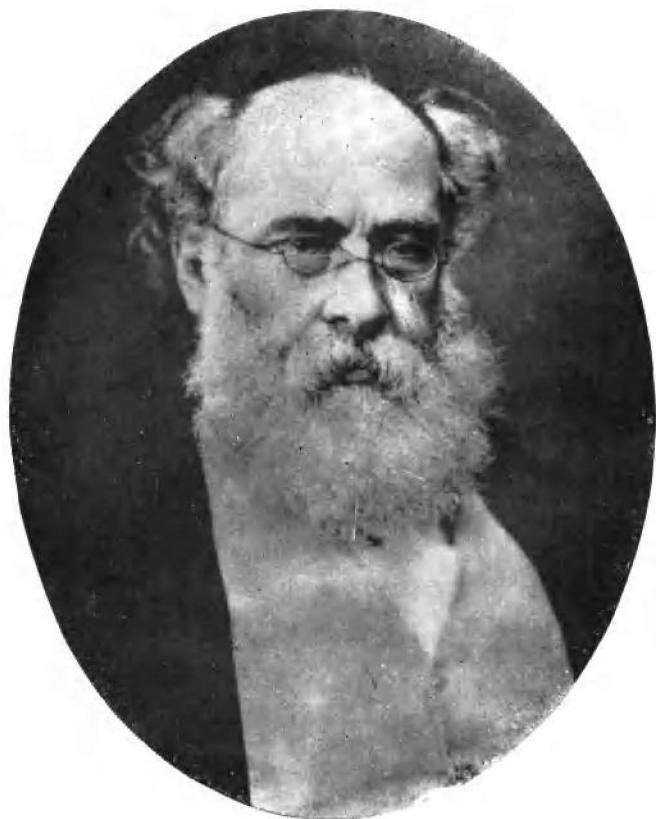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3 字数: 193000

印数: 1—1800

ISBN7—217—00226—5 / I·101

统一书号: 10109·2144 定价: 1.85元

新书目: 87—38



1815—1882

出 版 说 明

人民大众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臻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我国的青少年，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确实是任重道远。悠久的、灿烂的祖国文化，是培育我们勇敢、进取和智慧的精神源泉；世界历史上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把出版这套丛书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实现。四十余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本国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的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自传、日记和回忆录等。而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

写，文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每年出版数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一生勤奋笔不歇

——译者的话

这部《自传》一老一实地写在这里；评论家迈克尔·萨德勒为它写了很有见地的导言；作家的儿子也写了简明扼要的短序。留给译者可以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了。

但还是谈一点想法。只谈一点零碎想法。

特罗洛普一生，有两个勤奋。勤奋工作，勤奋写作。

“第一双鞋刚脱手便立即开始制第二双鞋。”有天才和灵感也少不了勤奋，而勤奋却可以弥补天才和灵感之不足。用他的话说就是：“失败，与其说是天资低不如说是懒散所致。”但他也并不否认才华，“欣赏人性的读者同样也是要求艺术才能和文学才能的”。他以勤奋勉励他人：“我从事写作持之以恒，自认可取。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是为可能读此自传的人着想，为自幼想当作家的人着想。”

“做事情持之以恒便能克服所有困难。”

至于特罗洛普对于文艺、作家、作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的见解是否都恰当，他对于一些事情、问题的看法是否都得体；《自传》中是否有自我标榜或自我贬低之嫌；这些都要由读者自己去评判，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然而，“憨厚的”（这是我对特罗洛普的总的印象，是否恰当，也请读者批评）特罗洛普说的是真话，尽管真话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原书中的一些疑难，我翻译时得到过我的老师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的指教与帮助，有三处拉丁引文是承蒙王佐良先生请他的博士研究生高杰同志代为查到的，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拙译中的谬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4年9月26日初稿于武昌

1987年5月28日夜修改于武昌

导 言

“特罗洛普先生作为小说家，其成就对他进行写作的当时来说几乎是惊人的；逝世使他的那只笔停了，他连同他的作品也几乎随之湮灭，现在没有人谈也没有人想到特罗洛普的小说了，这就尤为惊人。不过，当时社会上，谁要是不曾读过他的最新小说，谁就不合时尚。”

威廉·廷斯莱：《一个老出版者的随想录》1900年

这部《自传》可说是奇特而沉闷的课本，谈到小说创作的技巧和写小说的方法，于1883年出版，这或许是使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文学声誉扫地的最有力的原因。此书从未以其原样再版过。从第一版售完至今，就一直买不到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它出版于作者逝世之后，它断送作者的美名达25年之久，然后便消失了。但是如今再次出现，也许会以它的毫不妥协和武断直率为其作者和作者创作的一大批有见识、细腻、毫不浮夸的小说重振毁于过去的名声，更加有力地重建毁于过去的威望。

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在某段时期暂时丧失名声，都属难免。任何著名的作家或画家在死后，尤其痛苦的是仍处暮年

之际，其名声往往因为公众的趣味突变而受损。过度的和常见的操劳使人们顾不上对艺术的爱好，结果也往往损害作家或画家们的名声。新成长的一代作家和画家表现出了这种反应，他们的长辈的长处对于他们来说恰恰是最碍眼的短处。有教养的公众温顺，热衷于现代的东西，弃旧偶象而拜倒在新的壮观面前。如果特罗洛普遇到的不比这更不寻常，那么他的情况就够司空见惯而不值得去注意了。别的作家遭到忽视，他则遭到蔑视，在某些地方遭到仇视。他的著作甚至在重印时就夭折。除了那么五、六部著作外，其余的作品都一一从出版社的目录中刷下而消失了。回顾一下小说家的名单便知，要么是近来才含糊地、有名无实地美言他几句，要么就根本没有他的地位。他自己那鲁莽的预言倒好象真地兑现了，他的名字不在“下个世纪知名英国散文体小说家之列”了。

特罗洛普何以受到他的后辈如此无情的对待呢？他去世时虽然名声下降，不如名盛之时，但仍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不过从表面上看，他毕竟是被人们遗忘了。具体地就他的情况而言，造成这种常见的反应可能有三层影响。一种影响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太多的书名页上；另一种影响是，按他的生活方式看，他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写书的绅士；再者便是逝世之后向已经转而喜爱高度雅致的文学和严格的自然主义文学的读者表白了他对生活对写作的富于进取精神的起码想法。

正如这部自传所述，特罗洛普出书频繁有风险，但他精

精抖擞。他一再打趣地说过，50年代的小说家替抱怨的出版商“一年写三本书”。至于数量，过于频繁和过量最终总是有区别的。按通常的含意来说，尽管特罗洛普的笔勤，多产得惊人，但几乎从不滥写。这一点已为他的作品的质量均匀和极少失败所证明。他给小说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坚持不懈。当他的地位无可争议的时候，读者读他的小说是出于习惯，可是一旦对他的卓越提出异议，读者便欣然同意对“特罗洛普先生的无止尽的小说感到厌烦”，急忙转而对别的不甚熟悉的作家寻找娱乐了。

他丧失名声的第二个因素更为重要。到了19世纪末，艺术家和作家受人崇拜要取决于他们作为一个疏远而有才华的集团的成员给公众留下的印象，这一点人们不可能看得太清楚。人们总以为他们这些人有些伤风败俗，穿著不同一般，在伦敦的住处也不同一般。特罗洛普想尽办法否认他拥有这文学特权阶级的优越条件。他是一个乡绅，住在沃瑟姆克斯，后来住在蒙塔古广场，属于富裕的中上层。他精神旺盛，活力充沛，爱运动，是一位模范的家庭成员。年到52岁，依然是一名热心的公仆而众所周知。他以写作为有趣的个人抱负，也看作对物质福利的补贴。他在退休之后也不炫示自己的写作，也不故作艺术家的神秘姿态。他喜欢打猎，嗜好是邮筒。他与妻子愉快相处。他从不欺骗出版商，反倒是（当时）不止一家遭人骂的出版社的知交。兴起的文学界对这位如此不守行业习俗的人侧目相看，这不足为奇；在资产阶级对过时道德风尚的厌恶声中，在充满灵感的密室茶会

上起草新文学运动函件时将在世的这位最杰出的小说家撇在一边，这也不足为怪。

就这种趋于敌视的文学见解而论，重印这本《自传》其影响是容易想见的。这本既高傲又谦卑、立即引起争议的著作蔑视了有教养的80年代的各种艺术偏见。唯美主义以及与唯美主义同时代的奇特的自然主义在当时极为风行^①。年青的时髦人物在巴黎式的半明半暗的工作室里，或学颓废的禀性或学绝对忠实于事实的刻板的基本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真实（令人不快的真实则更好）而激怒他人已成为新的文学信条中的要点。艺术家从他自己的天才乐土汲取灵感，别人喜欢不喜欢不是艺术家的事，甚至屈尊使用大众能懂的语言也不是艺术家的事。对象征主义时代、颓废时代、乖戾而毫不畏的现实主义时代的种种故作深奥的看法给以猛烈抨击者，莫过于特罗洛普生后留下的这部真诚的自白了。

^① 注意以下情况大概是很有趣的：出版于1833年前后的几本名著或已影响英国文学的发展或注定会影响英国文学的发展。在小说家当中，乔治·麦瑞迪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译者）正处在他最伟大的后期，《利己者》已于1879年出版，《徘徊歧途的黛安娜》于1885年脱稿。《远离城嚣》（1874），《还乡》（1878），《塔上二人》（1882）以及其它作品的作者托马斯·哈代已经出名。亨利·詹姆斯很快一连写出了《未来的夫人》（1879），《华盛顿广场》（1880）以及《贵妇的画像》（1881）；他的《黛西·米勒》同特罗洛普的《自传》在同一年问世。人们已强烈地感到了瓦尔特·派（1839—1894，英国作家——译者）的影响，虽然在1883年只出版了一本书（《文艺复兴》，1877），《伊壁鸠鲁的信徒马留斯》在两年后才写完。还有一点很重要，1881年第一次出版了奥斯卡·王尔德的诗以及在问世的第一年受到好评的五幅画。

他认为作家犹如工匠，作家的劳动亦如鞋匠的劳动。他一再表明，文学这一行当跟其它行当一样，要遵守契约法规，讲究商业道德，忠于对社会的职责，刻苦勤奋。他很少提及天才，提及天才时也是充满怀疑。文学家只写作不顾钱的这种说法，他很不相信^①。他毫不惭愧地把自己的教诲目的写进小说里。他认为理想的小说应当展现“日常生活的画面，这画面因幽默而有生气因哀惋而醒目，”善于“向读者教诲善，又为读者喜爱”。他在《自传》中以息人敌意、始终如一的自我贬低来加强他那令人不快的教诲攻势。书中劈头就说“我无足轻重”；在另一处则说“我从不妄想自己有天才”；在另一处又说“略具才能，天资一般”，可靠文为生。

可能有人怀疑，也许真有人怀疑，这部首次问世的书中再三直率说明作者自己是平庸之辈，未免过于装腔作势。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除了《自传》本身可作证明——只有细心阅读才能相信它的坦率——除了他那直言不讳的精巧作品可作证明，了解特罗洛普的人的回忆也无疑可以证明特罗洛普确实恰如他自己所述。笔者有一封特罗洛普于1870年写给一位出版商的信。此信并不“重要”，但作为《自传》第18章实际上已经提到的信函的一部分^②，却颇不平常。因为它表现出写信的人对社会抱有责任感，对他已经寻求到的文

① 特罗洛普关于艺术家“不谙世故”的看法，可参见《阿雅拉的天使》第4章。——原注

② 参阅第239页注①——译者

学生涯很满意。小说家们给出版商写便函是不会装腔作势的。此信的语气同《自传》的语气完全一致。这里摘引信中一段，或许有助于《自传》的读者深信作者的真挚：

“亲爱的×××先生，

很抱歉，我的小说对你无利到竟然超过你的设想。但不论改变什么包装方法也不会使一磅茶变成两磅茶。所以一本小说也不会变成两本小说……真正的一磅，经过包装，也可能而且常常要少一盎司，但由一磅变成两磅，就连在×××街也难办到……你告诉我，作者的烦恼自会减轻。只怪我头脑迟钝，功力不足，此外毫无怨言。”

如果我这里着重谈了本书的独特之处，而作为导言却没有着重谈本书更常见的特色，那是因为历史的缘故。特罗洛普因蔑视欺骗、坚持他的写作的经济性和职业性而名誉受损，现在将因同样的缘故而使声誉受益。《自传》的内容异常出色，富于启发，用此形式记述忙碌的一生可谓得体。

特罗洛普对文学的评价时而颇有见地，很奇怪，也时而有误。切切记住，我们这位作家把《匹克威克外传》同布尔沃^①的一部小说归为一类，又说莱弗^②的《哈利·洛瑞克》可能他的孙辈遗忘，但他在狄更斯与萨克雷的论战中却是萨克雷的热心支持者。过去了半个世纪，狄萨之间的分歧严重

① 埃德门·布尔沃—林顿（1803—1873）英国作家。——译者

② 查尔斯·莱弗（1806—1872）英国小说家。——译者

到何种程度，已难以了解。让超越于忠实个人影响、眼力敏锐的评论家去责怪特罗洛普对萨克雷的全力支持吧。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发表意见总是有趣的，有教益者却少见。就此而言，特罗洛普是异乎寻常的^①。如果说他对《三文书》评价过高，对《贝尔东产业》评价过低，那么他说《巴塞特最后的纪事》是杰出之作便言之成理，对《克莱弗林一家》的称道是理所当然，对《贝特拉姆一家》的弱点他也心中有数。应当看到，免得有人责怪他没有详细记载他最后那段时期的特征，这部生平记录完成于1876年夏初，从完成到他逝世之日的六年间，又有八部小说问世，其中有几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目的在于写哀惋的事件，不描写人物群象”而与他的早期作品有别。

同他对文学的评价相比，他对自己的看法则是异常的不偏不倚，坦率大度。他叙述自己的才能是超然而谦逊，令人惊异。对不幸童年的描写，其真实和辛酸超过书中所描写的，实不多见。更加热衷于打猎运动的打猎迷，实不多见。能绘声绘色描写打猎乐趣的打猎迷，更是少见。

打算仔细研究特罗洛普这部自白的人，将被书中微妙和温厚感情所打动，他那十足英国式的理智的警惕也未能时时

^①不过本书最后一章所列书单中有一奇怪的错误，以致在当今钦佩他的人的心目中造成混乱。他说《各国故事集》第三辑出版于1870年。从未出过以此为书名的作品，只在1867年出过一册故事，叫《洛塔·施密特及其它》。特罗洛普习惯成自然，竟说此书（出版于1870年）是《各国故事集》第三辑。他在《自传》中列出作品书目时显然把个人的习惯同实际情况混淆起来了。——原注

处处把这种感情看住。他赞颂他母亲的才华和性格，因抑制感情外露，这种感情便显得格外细腻。书中快结束处的一段话以少有的庄严之情，简直可以说是以高尚情操略为提到他青年时更为强烈的欢乐。特罗洛普坦率地、以果断而真挚的自豪写打猎的欢乐，工作的欢乐，天伦之乐。但他是一位绅士，而且是一位英国绅士，叙述自当非常真实。有些事可以不披露，哪怕是关于自己的事；绅士可以有嗜好，但要严格以自己的身份为限。从本质上说，这就是特罗洛普的品行，他不迟疑不犹豫地尊重这一品行。

《自传》可能使现在第一次读它的人又惊又喜。我们从复杂的90年代和奢华、不定的战前年代继承了一种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心理状态的错误观念。这部杰出的著作丝毫没有自命不凡和装饰浮华的痕迹。它记录了作者努力取得成就并且完全依靠刻苦工作取得了成就。既然我们可以认为特罗洛普的天赋比他自己承认的更高，但我们不能忽略他那始终不渝的性格的力量，同时从事两种要求极高的职业；纵然他质朴，无畏，幽默，我们也不能坚持说产生象他这样卓越人物的那个时代，无疑以《自传》为喉舌的那个时代，是怠惰的，因富而傲慢的，庸俗的。

迈克尔·萨德勒

1922年6月